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三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述懷

此以下自賊中竄歸鳳翔作舊注晉籍嘗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

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僭號賊犯潼關哥舒翰軍敗退為其

恨下執之降賊關門不守上乃謀幸蜀

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陶淵明詩孟夏

草木長按新唐書天子幸蜀甫走避三川肅宗立自郾川羸服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元年亡走謁帝鳳翔

趙云此篇敘事甚明去年潼關破天寶十五載六月為賊將崔乾祐所破也先是公於五月挈家避地鄜州有

高齊詩及三代觀漲塞蘆子詩即自鄜州挺身附朝庭而逢潼關之敗遂陷賊中既而是月肅宗即位靈武治兵鳳翔公于至德二載夏四月自賊中亡走鳳翔所謂今夏脫身走是也以草木長推之則為四月蓋陶潛詩云孟長草木長是也公既至鳳翔上謁則拜右拾遺馬新書謂甫以天寶十五載七月中避寇寄家三川肅宗立自鄜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非也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

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

言奔走流離迫于窘

困至于麻鞋以見天子露兩肘言衣不完莊子言原憲捉衿而肘見按新書言甫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授右遺拾而舊史以為甫謂帝彭原郡至德肅宗年號也趙云王琪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臍脚不韞之句所謂轉石于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効之而過甚遠大者難窺乎琪之說如此麻鞋見天子

亦紀實事且見其奔走流離迫于窮困而然耳而王敝  
作災較子有云夏商以草為屨左氏曰非屨也至周以  
麻為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晉永嘉以絲為之宮  
中嬪妃皆著之則麻鞋二字亦有所本而後言也柴門  
雖得去未忍即開口

趙云後有詔許至鄜州迎  
家不不欲遽還天顏矣

寄書問

三川不知家在否

三川在鄜州按本傳甫寄家三  
川艱窶彌年孺弱至餓死者

比聞

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趙云詩又言去憑遠客寄來為附  
家書至殺戮到雞狗蓋使曹操征

陶謙雖雞  
狗盡殺也

山中有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

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

趙云茅屋摧頽于松  
傍以地冷之故茅雖

朽而屋骨未朽他人少有全性命者而吾  
之室家豈保其相偶聚乎左傳盡室以行 嶽峯猛虎場

鬱結回我首

陸機飢食猛虎窟云以虎譬賊之暴也

趙

自寄一封書今已

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多中興生平老

耽酒

凡王室中否而中興謂之中興如周之宣王漢之光武唐之中興是齊桓好酒魏曹植賦曰若耽于

觴酌流情縱俠先王所禁君子好失霍光傳昌邑夜飲湛酒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汚荒迷酒也

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文選有云事出于沈思

偏仄行

贈畢曜西京賦駢羅偏仄一云惔惔行篇中字亦惔惔

偏仄何偏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

見顏色

江淹古別離詩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趙云偏仄言巷之隘陋也西京賦駢羅偏仄後漢

東平王肅宗賜之詔曰  
數見顏色情重昔時

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盡

如棘

古樂府有行路難

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遇今不得實

不是愛微軀

一云傭相訪

又非關足無力徒步反愁官長怒

此心炯炯君應識

周禮正長乃官之長也潘安仁寡婦賦目炯炯而不寢

曉來急

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駒驢許借我泥滑不

敢騎朝天

趙云七諫云駕蹇隘而無策今又何路之能極

已令請急會通籍

云一

已今把牒還請假既籍騎驢到郡元帝紀通籍注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名字物色懸之宮門省禁相應乃得入

也武后時太學生請急后亦省視之趙云請急請急假也舊注引太學生請急自不相干也

男兒性

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

一作神

拳拳

中庸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

失之矣注拳拳奉持之貌也

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况

我與子非壯年

杜補遺本草云陳藏器曰此花江南地暖正月開花北地寒二月開花初發如

筆北人呼為木筆花又蜀本圖經云正月二月花似著毛小挑色白而帶紫花落而無子夏抄復著花如小筆此詩云辛夷始花亦已落蓋中春時趙街頭酒價常云言時花之開落所以顯人之易老也

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

趙云晉書外方司馬漢書高陽酒徒陶潛曰我醉欲眠也

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宋鮑照行路難且願得志數相就牀

頭恒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委皇天世說阮籍謂王戎曰偶得一斗美酒當與君共飲趙云

真宗間近臣唐酒價衆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每斛三百  
上問何以知丁引此詩以對蓋銅錢蓋銅錢純銅純銅  
之可貴者時人語張鷟曰  
有如青銅錢萬選萬中

### 北征

後漢班彪更始時避地涼州發長安作北  
征賦鮑云至德二年公自賊竄歸鳳翔謁

帝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郾州所在寇賊多彌  
年艱窘孺弱至餓死者有墨制許白省視八  
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有  
是詩東坡嘗云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  
義之氣與秋月爭高可貴也趙云班彪自  
長安避地涼州作北征賦公亦因所往之方  
同故借二字為題耳墨制則行正倉猝之間  
所用也此詩凡七十韻間之士夫言孫莘老  
嘗謂老杜北征勝韓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  
為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



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  
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  
而南山雖不作無害也二公之論遂定又嘗  
觀宋景文和賈侍中覽北征篇詩有云莫肯  
念亂小雅怨自然流涕袁安  
愁則公賦詩之心可見矣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趙云

皇帝肅宗至德二載公自鳳翔歸鄜州此之  
謂北征也蒼茫荒寂之貌詩小雅二月初吉維時遭艱

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

時房琯得罪  
甫上言琯罪

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甫謝因稱琯宰相子少自  
樹立有大臣體帝不省錄詔放甫歸鄜州省家趙云此  
篇公往鄜州省家之詩以公之詩參唐庶考之公詩前  
篇曰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乃至德二載四月也麻

篇公往鄆州省家之詩遺則繼此便有除命也房琯罷相在是年五月丁巳則甫論琯不宜免正在此五月也按甫傳帝詔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錡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然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冠奪甫家寓鄆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往省視則公今詩所謂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是也公之拔琯在此年之五月時也而王原叔作集記乃云至德二載寬歸鳳翔肅宗明年論房琯不宜罷相出為華州功曹所謂明年乃乾元元年也其比甫本傳差謬如此故因是詩辨之拜一作奉

辭詣闕下

一云閣門

沐惕

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言諫免琯既得往而不忍輕去

趙君甫

其君尚恐君又有過舉而當諫諍之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

已臣甫憤所切

東胡祿山也憤其亂也

趙云中興主指言肅宗也密勿詩雖言大臣之事而

公今所云則以肅宗之於經緯固自慎密也東胡指言  
安慶緒也舊注云東胡祿山也大誤蓋至德二載正月

乙卯安慶緒已滅其  
父祿山而襲偽位矣  
揮涕戀行在  
天子行幸所  
在曰行在  
道途猶

恍惚  
言心  
憂也  
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

眇蕭瑟  
靡靡猶遲遲也詩行邁靡靡蕭瑟言人皆避亂  
無安危者謝惠連西陵遇風詩靡靡即長路古

樂府君子行云越陌度阡  
魏  
文帝樂府秋風蕭瑟天氣涼  
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

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  
時肅宗  
在鳳翔  
前登寒山重屢得飲

馬窟  
古樂府有飲  
馬長城窟行  
邠邠入地底涇水中蕩滴  
邠州古幽  
國昔公劉

據幽其地開元十三年改幽州  
為邠州周禮雍州川曰涇渭  
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

裂菊垂今秋花石戴

一作帶

古車轍

趙云陵谷遷變石上仍有車轍也

青

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

如丹砂或黑于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言山中草木皆

遂其生而人不遑寧止

趙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

傲王逸言玉赤如雞冠黑如純漆之勢也雨露之所

濡傲莊子日月之所照

霜露之所墜之勢也 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桃源秦俗

避亂之所

師云桃源在昌州內有三洞上曰上源夫人中曰王源夫人下曰桃源夫人晉時漁者常往焉

趙云桃源在鼎州陶潛有記

有詩今因見果實而思之也 坡陀望廊時谷巖互出沒

廊時漢武郊祀之所春秋時白狄之地互通互隱見也

趙云正望其家之所在也 杜正謬前漢郊祀志秦

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于郿行文公問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初之于是作郿時用三牲郿祀白

帝焉以此考之郿時乃文公作非漢武也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木末言猶遠也

趙云詩我行其野我僕痛矣左傳云昭王南征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張載叙行賦轉木末於北岑鴟鳥

一作衆 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一作中場寒月照白

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

翰以兵二十萬守潼關及其敗也火拔歸仁曰公以二十萬一日覆敗持是安歸遂執以降賊也杜補遺魏

文帝與吳質書云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吳質與太子戲亦云陳阮徐生而今各逝已為異物趙云言民一半

為鬼 况我墮胡塵墮一作隨及歸盡華髮甫先陷賊而亡歸趙云其存者於

離亂之久見其盡老也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

董先生衣百結

慟哭松

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勝白雪見耶背面

啼垢膩脚不襪

趙云見耶背面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聞耶懷喚女聲句中之字垢膩脚不

襪王琪以為轉石于千仞山之勢沈佺期被彈詩云窮囚多垢膩左傳褚師襪而登

牀前兩小女

補綻纔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

天吳

水神也杜補遺木玄虛海賦天吳乍見而彷彿山海經云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虎身人面八手八

足八尾青黃色山海經云丹穴山有鸞鳳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趙云天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

之物

顛倒在短

一作襠

褐

杜正謬當作襠音豎蓋傳寫之誤也張衡應問曰士有解短褐

而襲揚子方言曰闕西謂襦短者為祖襦前漢貢禹  
祖襦不完師古曰祖謂童豎所著之襦襦毛布也趙

云短襦字長短之短自出班彪云貧者衣短襦又淮南  
子載寧戚飯牛歌曰短襦單衣適止爵故公前篇用對

長纓杜田泥為祖襦之字非矣戰國策墨子見楚  
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錦繡鄰有短襦而欲竊之老夫

情懷惡嘔吐卧數日

一作數日  
卧嘔泄

那無

一作能

囊中帛救汝

寒凜冽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

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

潤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著粉則太白施朱  
則太赤趙女割竊舊人文章而竄首易尾者亦云

畫眉潤訪語云宮中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  
好廣眉四方多半額

挽鬚誰能即嗔唱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趙云後漢鄧禹傳

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如元魏成淹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隋煬帝言薛道衡云輕我童稚桓伊撫箏詠曹子建詩謝安挽其須曰使君于此不凡新歸即慰意生理焉能說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

僖二十四年賊丈仲對曰天子蒙塵在外敢不奔問官守

趙云宋書徐爰傳練卒嚴城

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氣

一作氣

豁陰風西

北來慘澹隨回鶻

一作胡紇唐書回鶻列傳云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敕

勒訛為藏勒臣于突厥至隋韋紇復叛去自稱回紇回鶻言勇鷲猶鶻然趙云世說載壹道人曰風霜固所

不論乃先集其慘惻即邑正自飄零林岫便已皓然隋回紇舊正作回鶻當以回紇為正蓋當杜公時未有回



鵲之狎至德宗朝而後來請易回鶻言  
捷驚猶鶻然凡讀書本末不可不考

其王願助順其

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

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

驅馬一萬匹此輩

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如

一作如

箭疾聖

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回紇在隋曰韋純其人驍彊初無首長迤水草轉徙善騎射喜

盜鈔趙云言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為害所以氣欲奪也

伊洛指掌收西

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

趙云此正時議以為國家自有恢復

中原之理官軍深入自足破賊不必請用回紇兵也

此舉開清徐旋轉略恒碣昊

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

隋長孫晟

傳曰臣夜望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如雨  
下垂按兵書名洒血欲滅匈奴宜在今日  
胡命其能久

史思明傳優相  
謂曰其能久乎  
皇綱未宜絕  
趙云但推天數當然與李

月敵可摧  
花頭滅履胡之腸  
涉胡血懸胡青天  
上埋胡  
紫塞旁胡無人  
漢道昌  
同憲蜀志  
諸葛孔明食少事煩

其能  
久乎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  
杜補遺西陽雜俎云狼

行常駕兩狼失則不能  
動故世言車者為狼狽  
姦臣競殖醢  
祿山之反亦國忠

誅梁王彭越威其  
醢以徧賜諸侯  
同惡隨蕩析不聞  
夏殷衰中自誅褒

旦  
似姐已也此言誅楊貴妃也  
鮑云魏泰曰唐人  
誅馬嵬之事尚矣  
世所稱者劉禹錫曰  
官軍誅侯幸

天子捨天娘白樂天云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城  
眉馬  
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而明  
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

魏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昔  
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親醢妲同惡隨蕩析不問夏  
殷衰中自誅褒妲乃明皇鑒夏商之  
敗悔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與焉  
周漢獲再興宣光

果明哲

趙云蓋謂古先亦有衰亂而今日與之殊別焉  
其殊別者何也姦臣如楊國忠既誅其黨又失

勢而蕩析矣此與古先別之一也夏殷亦衰矣而褒妲  
不誅上皇乃能割恩捨愛而誅責妃此與古先別之二  
也惟其如此故能如周之再興而有宣王如漢之再興  
而有光武以言肅宗之能中興也褒如妲已褒如滅周  
而用於夏殷句之下此乃  
桓桓陳將軍  
陳將軍玄禮也  
公命意痛快因成小誤耳  
首謀誅責妃國

忠者詩桓桓武  
王書尚桓桓

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見二卷寶斂邦國活注  
趙云東城先生詩活有曰北  
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

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舊注雖知  
為陳元禮妄添注云首謀誅國忠貴妃者按唐書陳元  
禮傳宿衛宮禁故公謂之曰陳將軍安祿山反謀誅楊  
國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又按楊貴妃侍西幸至  
馬嵬陳元禮等以天下大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乃  
使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繼路祠  
下則陳將軍特建誅國忠之策而已非首建誅貴妃也  
桓桓陳將軍之句蓋訪盧子諱之言劉琨曰桓桓撫軍  
之勢也傲爾人盡非蓋取傲管仲吾其被髮左社之意  
言傲陳將軍則人至于變易而非矣此又依傍城郭是  
人民非  
之語  
淒淒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

金闕

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司馬相如曰建翠華  
之旗薛云神異經東北天荒中有金闕高百丈

上有明月珠徑三大光耀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  
中名天門趙云按大同殿在南內興慶宮中勤政殿

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此明皇帝所游之地白獸  
闕考之唐志無此名惟漢未央宮中有白虎門白虎殿  
豈公借用以為比耶大憲勅車駕歸長安也是年九月  
癸卯復京師十月癸亥遣韋見素迎上皇于蜀郡丁卯  
車駕入長安則  
公詩不徒言矣  
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

樹立甚宏達

趙云言車駕當歸奉陵寢之掃除也蓋高  
祖獻陵在三原太宗昭陵在藍田高宗乾

陵在奉天中宗定陵在富平睿宗橋陵在奉先  
掃灑數言禮數也既掃灑原陵當思祖宗勣業如太宗  
貞觀之盛豈復有掃灑之事哉樹立建立之謂也昔會  
稽王道子傳言置官亦所多所樹立陸士衡作漢高祖  
功臣頌云曲逆宏達雖止是功臣事而注云宏  
大也達通也德業之宏大通達亦可言君矣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周景

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出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枝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又田真兄弟欲分其夜庭前三荆便枯兄弟歎之却合樹還榮茂趙云此言初別之時常慕春也古兄弟中事有此故公因荆以興

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

注世說人問顧長樂哭桓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聲如振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趙云顧凱之云淚如河注海也

徒步歸行

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經邠州作趙云李特進嗣業也緣公孫弘云

自徒步至宰相有此兩字故倚為題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

天下英雄惟操與使君趙云晉石

苞選司馬景帝中護軍而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責帝帝答曰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貞廉之士未必能

經濟世務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

趙云魏賀拔軌稱字文泰

曰字文公文足

經國武能定亂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

言公

私窘迫且飽而已未能輕肥新添論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趙云歎諸公之不如意也乘肥

衣輕昔日太平時事以值時危而不復然矣

青袍朝士久困者白頭拾遺徒

步歸

甫謂上于鳳翔受左拾遺如新傾蓋如故趙云重歎其身之用也

新添史云白頭

人生

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

一作論心謝靈運云誰謂古今殊異代可耳調

趙云交契無老少則  
公與李年歲必不等也  
妻子山中哭向天  
須公樞上追

風騾

梁鄧陵王啟連騾絕景沃若追風杜拾遺崔豹古  
今注秦始皇七馬一曰追風廣運云馬黃白色

曰騾音毗台切西京雜記文帝九馬四曰追騾舊唐史  
太宗十騾六曰飛騾趙云此借馬詩或曰遂欲求之  
也言妻子在鄜州之山中哭望公之歸  
而今徒步為遲故須公樞上之馬矣

玉華宮

趙云宮在坊州宜君縣玉華  
九成宮公歸鄜之所歷也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

趙云七發云絕迹兮臨回溪  
而滿安仁金谷集作有云回

溪紫曲阻今  
倒用之耳

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

趙云謝靈運登  
高詩最高頂詩

晨策尋絕壁此宮在防州宜君縣貞觀二十年太宗所  
造也初貞觀十三年州廢縣亦省其後以宜君宮復置



縣隸雍州次年宮成入常赦宜君給復縣人之自玉華  
宮苑中違者後于高宗永徽二年廢之為寺而今詩有  
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何也此蓋詩人之深意也  
太宗厭禁內煩熱營太和終南之山改曰翠微建宮於  
終南其後未幾復興玉華之役自二月乙亥遊幸至十  
一月癸丑而復返太宗勅紫之主身觀習治之世人費  
財於營建廢時逸豫于雜宮故詩人諱之曰不知何王  
殿也按徐賢妃傳妃嘗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  
無築架之苦而工力和儻不得無煩有通之君以  
逸逸人無通之君以樂樂身則公之微心可見矣陰房

鬼火青壞道哀湍瀉

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云兵死之  
血為鬼火燐者鬼火之名書說

傳巖之野注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  
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等獲此道

天籟真塗

筇秋色正瀟灑

一作秋氣莊子齊物論子綦曰汝聞地  
籟而未知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

己人賴則比竹是己敢問天賴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  
使其自己也杜補遺吳都賦鳴條暢律飛音響亮蓋

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李善注曰律謂籥也殷仲文九  
井詩所謂真籥驚幽律哀壑扣虛北是已趙云言游

幸之後景物愁絕然也反而言美人為黃土况仍粉黛  
之則將幸之時其盛可知矣

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潘岳美人居重泉列子粉  
白黛綠趙云有隨輦而

死英者吳惟公相  
去之近能知之憂來藉草坐浩譌淚盈把冉冉征途

間誰是長年者天台賦藉萼萼之纖草又嗟  
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

九成宮武僖元年廢麟游郡置鄜州有九成宮  
云隋仁壽宮隋文帝崩于此趙云按

樂史寰宇記載在鳳翔府麟游縣又按此宮  
本隋之仁壽宮在鳳翔府麟游縣西五里義

寧元年廢唐貞觀五年後置更名九成隸之  
鄜州其宮周垣千八百步麟游于隋曾為郡

唐初改曰鄜州按地理志麟游縣其去鳳翔  
府東北一百一十里麟游郡置鄜州謂改則

可謂之廢則不可鄜字應是麟字  
諸本誤刊耳恐惑學者故為詳之

蒼山八百里崖斷如杵白曾宮憑風迴一作岌業古囊

口宋玉風賦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  
怒于土囊之口西京賦狀蒐我以岌業趙云此與

玉華宮詩語異而旨同言乘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

與涉遠而冒險易曰杵之利魯靈光神靈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西都賦其陽則

扶其棟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其陰則冠以九峻陪以甘泉天台賦蔭牛宿以曜  
舉趙云其陽其陰字使西都賦雖兩句而盡乎敷陳

之勢矣產靈芝以言瑞物所生如漢廟柱生芝宿牛斗以言其高如登慈恩寺塔有云七星當北戶河漢聲西

流

紛披長松倒揭嶮恠石走

趙云洞蕭賦若凱風紛披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嶮緣

雲上

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

冷冷不絕音者歌三聲淚霑衣趙云宮處乎深山之中虞世南所謂冠山抗殿絕壁為池者今以其稍不御

而岑寂則有愁絕之思矣

古歌云猿鳴三聲淚沾裳

荒哉隋煬帝製此今頽朽

楊素

為隋文帝營仁壽宮素規構鴻侈文帝怒曰素為聚怨天下素懼封倫曰毋恐后至當自免既而果然向

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

齊景公游牛山北臨其國曰若何去此而死乎晏子曰使賢人

若常守則太公有之吾君安得此位而為流涕是不仁也齊侯飲酒樂曰若何晏子曰昔燕鳩氏始居此季荊

遂伯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若古無死則與鳩之樂非君所願得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雖無新

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遙跡是雕牆後

王元長曲水序夏后

兩龍載駟瑤臺之上穆王八駿如舞瑤水之陰王母與晏于瑤臺之上也五子之歌峻宇雕牆注雕飾畫也

趙云上言因隋以鑒唐也下復申言以箴之其去長安則亦遠矣特比周穆王之瑤池為不遠也故言巡非瑤水遠然峻宇雕牆五子之所戒以為未或不亡者而乃可襲其迹之役乎此指言唐襲隋後也玉華宮唐所創建不敢指斥故云不知何王殿今九成宮隋所建當以之為戒故云荒哉情煬帝

我來屬時危

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

趙充國傳曰今太白高深入者

勝天王天子也守太白待時而進也趙云守者狩春秋天王守于河陽穀梁用此字也太白山名守之為義



欵

欵欵感泣也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漁隱叢話載冷齋夜話云夜闌更秉

燭相對如夢寐更相秉燭照之恐尚是夢也當作更若使倒聲字讀則失其意甚矣又按小說載有人夢至

帝所見扇有書字視之則題云夜深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初不記憶其為杜詩也覺而悟之乃知杜詩乃在天

上人所誦詠矣又劉貢父嘗言詩人誦誦古人詩句在心積久或不記往往多自為已有不可例以為竊詩如

老杜羌村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而梅聖俞夜賦云官燭萬更明桐看應是夢昭明所選古詩盡短苦夜

長何不秉燭游

其二

晚歲更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

昔好追涼

趙云晉安王薄晚追涼詩曰向夕紛喧屏追涼風觀中

故繞池邊樹蕭

蕭北風勁撫拘煎百慮

江淹詩伏枕懷百慮

賴知禾黍

一作黍

收已

覺糟床注

趙云一作黍秣收極是蓋黍與秣所以造酒方與下句相應東坡洋川南園詩有云黍疇

雨過羅紉膩飢隴風來餅餌香亦是頻知黍秣收已覺糟床注之意蓋詩人推物理想其事如此

如今

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薛云離騷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佳人之遲暮

### 其三

羣雞正

一作忽

亂叫客至雞鬪爭

詩雞鳴

驅雞上樹木始聞

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



復清

徐邈曰酒清者為聖人濁者謂為人酒頌挈榼提壺

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

明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

漢祖宴父老歌大風

艱

難愧深情

新添書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趙云此詩一篇之中賓主既具問答了然故善論詩者以此陶潛詩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續茅簷下未足為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逮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迴

新安吏

王深夫云乾元二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鄆時不立元帥以中

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師遂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南詔留守東都

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夫古者有違將推數分  
閭之命今棄師于敵也虐至于無告如詩之  
所憾其君臣豈不刺哉然子  
儀猶寬度得衆故卒美焉

客行新安道

新安地名

喧呼聞點兵

古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借問

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

一作符

昨夜

一作日

下次選中男

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

諸安仁寡婦賦少伶俜而偏孤注單才之貌趙云此篇點集新安之人以戍東都之詩也古猛虎行曰少年

惶且怖伶俜到他鄉舊注引在後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

一作聞

哭聲

木蘭詩不

聞耶娘哭子聲但聞黃河流水鳴咽咽

莫使自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

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

料歸軍星散營

時九節度圍相州而師潰也 趙云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復京師十月壬子復

東京明年改元乾元安慶緒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九月詔郭子儀率李光弼等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於相州遂圍之明年之三月度緒求救于史思明王師不利南潰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南詔留

守東都令公師所謂蓋言相州之敗九節度兵各引還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

掘濠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此言子儀保守河陽留守東都 趙云子儀留守而所點

集之丁戍於此也宋書徐爰有云練卒嚴城

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

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趙云子儀事上誠御下恕寬厚得人故公有父兄之稱

潼關吏

王深父云安祿山反哥舒翰以潼關擊賊翰敗祿山遂陷長山其後收復長安

頗增設餘險此詩蓋刺非其人則舉關以棄之得其人雖舊險亦足恃孟子所謂地利不

如人扣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長安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薛云

潤州圖經城號亢城吳孫權所城杜牧潤州詩城高鐵

籠橫強弩又世說曰若渴池鐵城無可攻之勢趙云

世有號西清詩話者云杜詩如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

如則小城難為高大城難為堅故也得互相並急此亦

可笑小城脾睨也大城欲堅如鐵者此世說所謂若湯

池鐵城無可攻之勢而潤州城號鐵甕城之義也若脾

睨豈有萬丈之高乎蓋言其長短耳

借聞潼關吏脩關還備胡

一作築城

要我

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

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

賈誼過秦論良將勁弩守要美之處

窄狹

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

李左車云井陘之道車不得方執騎不得

威列匈奴贊厲長戰勁弩之械

趙閻銘一人荷戟萬夫趙云此篇大意以再

脩潼關當以哥舒翰戒嚴其所守而已託諸關吏之言則公意以關吏猶能知守之為利廟謨神斷乃不能然

哉丈人則託潼關吏呼公之語也言清視要害之處才能容車耳豈不足用乎用一夫亦李白所謂一大當關

萬夫莫開之意何至用百萬以戰而赴之死乎皆所以託關吏之言而傷之也

哀哉桃林戰百

萬化為魚

武成故牛桃林之野注桃林在華山東陸士衡春言懷桑梓無乃化為魚光武紀決水灌

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趙云易則利戰險則易守持  
重守險古之良法哥舒翰通於君命輕去潼關而戰故  
敗桃林正言翰進戰之所蓋潼關於唐在華州之華陰  
桃林於唐乃陝州之靈寶按哥舒翰倚帝使使者督戰  
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師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  
與賊將崔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阻  
河既為賊所勝是時軍自相聞又棄甲  
而奔陷河死者十一二故有為魚之喻請屬防關將慎  
勿學哥舒  
哥舒翰守潼關與賊交戰敗而歸降于賊祿  
山偽署翰司空諸將光弼等皆為書罪翰不  
死節為為安  
祿山所殺

### 石壕吏

王深父云驅民之丁壯盡置死地而猶  
急其老弱雖秦為閭左之戍不甚也嗚

呼其時  
急矣哉

暮投石壕

石壕地名

村有吏夜促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

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

趙云應璩老詩有上吏前

致辭下吏前致辭又陌上桑云羅敷前致辭

三男鄴城戍

江淹飛蓋游鄴城王粲歌舞入鄴城

魏都也

趙云前

年相州之役矣

趙云前

一男附書至

一作到

二男新戰死存者

且偷生

李陵曰度豈偷生之士

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

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一作孫母未便出見吏無完裙

老嫗力

未衰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嫗為嫗

請從吏夜歸應急河陽役猶得

備晨炊

史晨炊辟食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

獨與老翁別

新婚別

王深父云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出于刑名則一切便宜而已此詩所

必盡其常分而不忘禮義余以是錄之

免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

古詩與君為新婚免絲附女蘿詩頻者弁與女蘿施于松

柏萬寄生也女蘿免絲松蘿也陸機疏云免絲蔓連草也生黃赤如今合藥免絲子是也本草菟絲在木曰松

離趙云免絲當附松柏而乃附蓬麻為不得其所矣詩唐國風有葛生之篇曰葛生蒙楚蔽蔓于野葛生蒙

楚蔽蔓于域意以葛與蔽皆蔓生之物施于松柏繫于樛木則得其託矣 嫁女與征夫不如

棄路傍

趙云詩曰馳驅征夫古樂府云觀者滿路傍

結髮為妻子

燕子美詩結髮為夫



妻恩愛不相疑 趙云結髮始成人也 席不煖君床 孔

謂男子二十女子十五取并冠為義也 不煖 暮昏晨告别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 一作

戎河陽 河陽東都也 趙云河陽益州之縣東都今西京也郭子儀初保河陽而被詔留守東都未幾

子儀召還賊思明復陷東京於是 有 妾身未分明何以 河陽之戰舊注河陽東都也大誤

拜姑璋 薛云前漢廣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標以忽顏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 趙云

曹子建雜詩云妾身守空閨江淹文古別離云妾身長別離陳琳飲馬長城窟云云善事新姑嫜猶時念我故

子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 一作犬 亦

得將 趙云將字乃百兩將之將蓋多而或 君今往死地 百兩微而雞犬皆嫁時所攜物也

沉痛迫中腸

鮑照生軀陷死地謝靈運春言懷君子沉痛迫中腸韓信置之死地而後生魏文帝

詩斷絕

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

北山移文蒼黃反覆

勿為新婚

念努力事戎行

古詩努力加餐飯蘇武詩努力愛春華李陵努力崇明德樂府少壯不努力

趙云褚朔鴈門太守歌曰結束事戎車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

揚

薛云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從邊者隨軍

為卒妻婦女匿車中搜得陵皆劍斬之

吁嗟貧家女久致

一作此

羅襦裳羅

襦不復施

淳于髡曰羅縠襟解

對君洗紅粧

古詩城娥紅粉粧

仰視百鳥

飛大小必雙翔人事

一作生

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趙云東玉風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四穴錯迤注云雜錯交互也不施羅縞而洗紅粧言君子行役不反如詩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之義也

垂老別

王深父云軍興之際至於老者亦介冑則又感于閭左之戎矣

四郊

一方

未寧靜

禮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

垂老不得安子孫陣

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

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

左思詩長揖歸田廬廩食

其長揖高祖

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

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古詩努力加餐飯辭云上言加餐飯

土

門壁甚苦杏園度亦難

史思明傳光武弼出土門收常山郡郭子儀以朔月著漢二萬

人自土門而至常山軍威遂振趙云雖是作此詩時土門杏園設備以待史思明時思明已殺安慶緒自立

為帝矣與大寶十五載潼關既潰之後思明為安祿山攻土門陷常山時事皆相連勢異鄴城下

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一作老端憶昔少壯

日遲迴竟長歎絕照臨路獨遲回萬國豈征戍一作東征烽火被岡

巒蜀都賦岡巒糾紛廬譔詩岡巒挺茂樹鮑照烽火入咸陽積屍草木腥晉天文志太陵中一

星曰積尸明流血川原丹楊子川谷流人之血原野厭人之肉何鄉為樂

土詩適彼樂土安敢尚盤桓易屯卦初九棄絕蓬室居塌然

摧肺肝

曹植詩哀哉傷肺肝又顧念蓬室士王仲宣喟然傷心肝列子曰北宮子死其蓬室若廣廈之

蔭

無家別

王深父云先王子忠困窮苟推其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則天下無敗亂之兆

矣此詩何作乎

寂莫天寶後

天寶明皇年號也

國廬但蒿萊

喪亂國廬殘破也

我里百

萬一伯

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

一作妻

塵泥

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

一作故

溪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

悽但聞狐與狸豎毛怒我啼

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言田里荒無人跡

罕少惟  
狐狸爾

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四鄰所居之鄰近也  
人多死于征役所居

者惟寡婦耳孟子  
老而無夫曰寡

宿鳥戀本枝安

一作敢

辭且窮棲

人情戀

故鄉如宿鳥之戀本枝也雖窮棲且安敢辭言人情之  
安土也唐太宗謂太原父老曰飛鳥過故鄉猶踟躕况

朕少小所游之鄉里乎王正長人情舊  
鄉客鳥思棲故林顏延年刻意藉窮棲方春猶荷鋤洵

雖有荷鋤倦

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輦

張景陽  
人間輦

鼓聲雖從本州役

盧諶詩肯謂鄉曲  
譽謬充本州役

內顧無所攜近行止

一身遠去從轉迷家鄉既盪盡

謝靈運家  
鄉皆掃盡

遠近理亦齊

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

生無家別何以為蒸藜

傷不得養父母

###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

中街黃道之所經也漢書昂畢為天街趙云天文書蓋

以春分秋分日出卯入酉而夏至則出寅入戌冬至則出辰入申以夏至之出寅寅東北之地也中街意言停

午也朱光出厚地鬱蒸何由開

晉天地志夏至極起而天運近東北斗去人遠日去

人近南天氣至故蒸蒸也應璩嘗曰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張孟陽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翰曰朱光日也

陸士衡功臣知朱光照屋楚詞果果朱光

上倉久無雷何以號令申

易傳當雷不雷

陽德弱也即顏傳雨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始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趙云言軍令之不時也

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

雨以潤之易濡滋也趙云言彼相之無澤也

飛鳥

苦熱死池魚涸其泥

鮑照苦熱行身熱頭且痛鳥難歸去來又曰晨禽不敢飛

墮魂

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作虎與豺

言大河之北民

皆餓飢相吞如虎也

浩蕩想幽薊

幽州薊門祿山境也

王師安在哉對食亦

能殮

趙云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食其餘

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

與數子偕

君子以為傷今思古之詩

###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

劉公幹永日行游戲江淹別賦夏筆清兮晝不暮葛生夏之日冬之夜言冬夜夏日



晝夜之  
長時也

炎蒸毒我腸

我一作中言熱自  
起故毒我腸也

安得萬里風飄

飄吹我裳

趙云陸士衡前緩聲  
歌云長風萬里舉

芳池出華月

傅玄詩清  
風何飄飄

微月出西方劉休玄芳草有華月  
趙云江文通擬劉楨詩華月照芳池

茂林延疎光

謝靈運詩

林含餘清清安仁茅屋茂林下  
趙云王羲之蘭亭記有茂林脩竹

仲夏苦夜短開軒納

微涼

謝靈運不怨秋夕  
長常苦夏夜短

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

陶潛涼風

起將夕夜景湛虛明詩燭耀宵行羽蟲也山谷嘗宿招提月夜見蕤蕤而游者曰老杜所謂云云信不虛語詩

雞鳴云月出之光蟲飛蕤蕤  
語羽蟲三百六十

衷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

彼荷戈士

詩彼候人兮  
荷戈與爰

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爇

互相望

言荷戈之士久苦于炎熱但想望而已未竟夕能一洗濯也新添詩誰能執熱誓不以濯竟夕

擊刀斗喧聲遲萬方

李廣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至明孟康曰刀斗以銅作

鯨受一斗盡炊飯行擊持行名曰刀斗西域傳斥堠土百餘人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司夜有五更故分擊而

持之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

李白蜀道難云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鄉夏侯

勝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

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

詩鸛鳴于垕

况復煩

促倦激烈思時康

張茂先詩煩促每有餘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留花門

鮑云按唐志甘州有留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是年八月廣平王為

元帥以朔方吐蕃回紇諸兵討賊公逆知其害故言麥倒桑折卒曰花門既須留原野轉

蕭瑟言其為農桑害也  
云花門即回紇之別名也  
趙

北門

一作方

天驕子飽肉氣勇決

前漢匈奴傳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

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又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趙云其先匈奴也故公詩皆使匈奴

高秋馬肥健

前漢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蹄林課校人畜計趙充國曰秋高肥變必起矣李廣

以臨平北平威秋師古曰威秋馬肥健恐勇為寇也

挾矢射漢月

詩云既挾我矢四子講德論白

奴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侯應曰北邊陰山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去為寇

自古

以為患

贊曰書戎蠻夷猾夏詩云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嚴尤曰匈奴為

害所從來久矣講德論曰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詩人厭薄伐

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詩人

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宣王與師命將脩德  
征伐詩人美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

使其來羈靡固不絕

語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贊曰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

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揚雄書曰然則羈靡之計不顯制也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

靡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靡也

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

隱忍受此物

王莽贊曰聖人之驅除云爾蘇林曰王莽為光武驅除也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公主歌黃鵠

西域傳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昆弟天子問羣臣計皆曰必先納女然後遣

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東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侍御數百人送

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左夫人匈奴亦遣女婁昆莫以為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再與昆莫會置

酒高會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言老言語不通公  
主悲愁目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  
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  
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衣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

趙云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  
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故公云  
君王指白日 詩大車謂  
予不信有

如皎日皎白也我言之信有如皎  
然之白日指白日以為信誓盟約  
連營屯左輔百里見

積雪

三輔故事馮輔也  
左也左輔馮翊也

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咽田

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

講德論秋收則奔狐馳兔獲刈  
則顛倒殪仆驚邊枕士屢犯芻

莠哥舒翰傳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  
部眾至積石軍獲取呼為吐蕃麥

沙苑臨清渭

沙苑  
馮翊

郡  
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

一云滅沒  
趙云此指籍

回紇留左輔之為害也左輔漢之馮翊郡今之同州在  
長安之東北故謂之左輔沙苑之地正在馮翊郡界按  
回紇傳葉護言願留在沙苑臣歸料馬以收苑陽訖除  
殘盜故公詩言及左輔與沙苑也以長戟之多故馬休  
罷其飛胡人吹笛故其聲幽咽於曉時殘害麥與桑故  
田夫懼之沙苑之句則留馬而飲豈于此也舊注引哥  
舒翰傳知是吐蕃事矣不干今詩句

胡塵踰太行

太行山名

古詩馳驅太行道也

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丘希範書

姬漢舊邦無取雜種王深父留花門序云肅宗之復兩  
京藉回紇之師助焉雖幸成功而朝野更被其毒語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天子之尊推誠仗順集中國之  
智力滅一狂賊豈有不足哉不忍煩史之遞顧引勅虜  
入于腹心之地卒成危禍其後陸贄賀吐蕃抽軍不助討來此亦云

# 塞蘆子

王深父序云徹其西備而爭利于東非所以固國者也

## 五城何迢迢

沈存中云延州今有五城說者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與郡始展南北東

三關乃知天寶中有五城謂高始展非也鮑云南志延州延昌縣北有蘆子關又夏州注長慶四年節度使

李祐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與塞蘆子蓋五城名也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

大六年知秦城內空荆杞阮嗣宗詩堂上生荆杞思明割懷衛史

明雜種胡人也天寶十四載隨秀巖西未已高秀巖哥舒翰麾下

安祿山反河陽懷衛盡陷于賊將也後為思明偽河迴略大荒來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

東節度使降肅宗日月所入是嶠函蓋虛爾項籍贊秦孝公據殽函之周師古嶠謂嶠山今陝縣東二

靖是也。並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虛言其無倫。禦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

焉得一萬匹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

岐一

作頃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振兩寇深意實在此。

誰能叫帝閭胡行速如鬼。

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懼有

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

杜補遺張衡思立賦曰叫帝閭使闕扉兮觀天皇帝于瓊宮闈主門者揚雄甘泉賦曰

選巫咸使

叫帝閭

彭衙行

趙云春秋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杜預云馮翊郿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拾郿陽于唐屬同州即馮翊郡也今此詩乃寄彭衙知縣孫公者耳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趙云

卻陽縣與白水縣正相接皆屬同州也

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

書五子之歌顏

厚有怛泥詩云顏之厚矣羞媿之情見于面貌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云趙云左傳盡室以行

參

差谷鳥行

一作鳴

不見遊子還癡女飢隨我啼畏虎狼聞

懷中揜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彊解事故索苦李餐

時賊

方泐錄衣冠汚以偽命而避難者方銷晦聲跡故託言女啼而畏虎狼聞也虎狼喻盜賊矣

一旬半

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雨

一云禦濕

備徑滑衣又寒有時

經

一作最

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饑糧

擊鼓死生契闊契闊勤苦也公

劉過果  
銀糧

早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

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

陸士衡文高義薄雲

天同家窪蘆子關皆地名也故人故舊之人高義言其恩義高遠皆說孫宰宰也

旅客已曛黑

曛黑薄暮也謝靈運詩夜曉極星閑朝游窮曛黑

張燈啟重門煖湯濯我足剪

紙招我覓

宋王為臣原招覓

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

言淚之隨也趙

云談藪載王元景謝劉綽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闌干者淚連續不斷之貌凡物之不斷皆可云闌干如言北斗橫闌干則光之斷也

衆雛爛漫睡喚起霑盤飧

也首篇長闌干則柔而不斷  
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大夫僂負羈饋盤飧置璧馬公子受飧忘璧趙云爛漫言睡之熟也莊子云性命爛漫

注雖云分散遠兒然亦熱爛之意故靈光殿賦云流離爛漫而虛全詩亦云鶯花爛漫君不來皆言其多而熱也

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

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

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趙云當是指言安慶緒蓋慶緒于正月弑其父而襲偽位也

義鵲

感鳥獸猶見義而動也此篇紀實事以垂鑒戒之意也

趙云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飡

趙云

長笛賦惟鍾龍之奇生今于終南之陰崖楚詞屑瓊藥以朝飡

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

酸力彊不可制黃口無半存

趙云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

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  
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謂諸弟子曰君子慎所從

其父從西歸

一作來

翻身入長煙須臾領健鶻痛憤寄所

宣斗上捩孤影噉哮來九天

趙云郭璞游仙詩云升降  
隨長煙兵書出於九天之

上

脩鱗脫遠枝巨顙折老拳

杜補遺石勒與李楊鄭居  
爭溫麻池歲相毆擊及責

乃使人召陽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歌卿老拳卿  
亦飽孤毒手昔劉夢得嘗讀杜詩疑老拳無據及讀石  
勒傳乃 高空得蹭蹬

蹭蹬字見  
首篇注

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

掉

江賦揚者掉尾  
左傳尾大不掉

飽腸皆已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

年

趙云言蛇之滅鷹雛蛇之死于義鵠可謂鑒戒於千  
年之後也亦王仲宣諫史云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

規之勢也

物情有反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驚鳥最急難心炯

然

孔融云驚鳥累百棠棣兄弟急難

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今滴

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

潘安仁班鬢彪以丞并素髮頽以垂領

凜

欲

一作測

衝儒冠

盧子諒詩起髮上衝冠

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

聊為義鵲行用激壯士肝

### 畫鵲行

高堂見生

一作老

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

曹褒傳羣衆拘攣猶

拘束也潘安西征賦陋吾生之拘攣

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括造化

窟

趙云李賀云二十八宿羅心胸  
竿補天化天無功盖出于此

寫此神俊姿

支道林云恰其

神俊

充君眼中物烏鵲滿膠枝

詩南有膠木釋文云木下  
曲曰膠膠下垂也趙云

謝玄暉敬亭詩  
膠枝聳復低

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

趙云言甘青雲而軒舉寧甘為衆禽之滅没乎  
此與傅玄長歌行曰蒼鷹厲爪翼趾與燕雀爭

長翮如

刀劍人寰可超越

舞鶴賦歸人  
寰之喧卑

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

瑟

鮑明遠歲崢嶸而催暮又金石崢嶸深高之兒也  
趙云乾坤空自高大而粉墨之物不能真超越之但

含蕭瑟  
之意

緬思一作  
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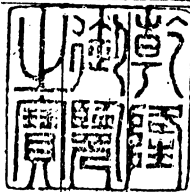
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一

步獨紆鬱

舞鶴賦  
子情

烟文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紆鬱游  
趙云劉希夷邊城夢還詩雲沙撲地

起夫既有真質自能超越則吾亦不必傷也紆鬱結悶  
之兒真質公自況也世有西清詩話者有云王介甫啟  
楊永非梅聖俞與一時聞人坐上分題賦虎圖介甫先  
成衆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或以問余余曰此題杜甫  
畫鵲行耳問者謂然大抵前輩多模取古人意以紆急  
解紛此其一也西清之說如此然觀介甫古詩與此自  
不同蓋此篇雖詠畫鵲而終于真鵲以自況



九家集注杜詩卷三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卷

四至  
六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目朱鈐

校對官編修官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唐珠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四

宋郭知達編

古詩

瘦馬行

趙云良馬有可任之德以瘦而不能自奮賢士有可用之才以困而不能自援

馬之瘦惟其養之而已士之用惟其薦之而已落句云誰家且養顧終患更試明年春草長一篇大意可見蔡伯世云公出為華州司功以事之東都有此詩或曰此詩似言房琯之斥逐又曰特公以自比皆謂不然蓋謂誰家患養則無所指明之義若以房琯言之則患養之者必天子也不應謂之誰家若以公言之則患養之者必貴人也公時因謫有所

望於顧拔之者則猶有可言焉其所喻不廣  
故直以為公因感瘦馬而託意於賢士之困  
惟其所薦之  
則其說廣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

音格一作骸

碑

力骨反

兀如堵牆

郭璞江賦

巨石碑砭以前却禮觀者如堵牆趙云郭璞於江賦以言石公以言馬謂其瘦也如堵牆亦以言瘦

之欲動轉歌側此豈有意仍騰驤

東京賦六主蚪之奕奕齊騰驤之沛父西

京賦仍奮細看六印帶官字

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印印右將以年辰印印石脾

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左廂驍驍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

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衆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剥

落雜泥滓

雜卦剝爛也物熟則剝落也

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

逐餘寇驂騑不慣不得將

趙云驂騑正以指言瘦馬蓋太平之久如驂騑輩止以游

乘非慣戰之物也既以其不慣宜有一蹶之失則有不得將之理矣

士卒多騎內廐馬惆

悵恐是病乘黃

乘黃署後漢太僕有未央廐今魏改為乘黃廐乘黃古之神馬因以名為乘黃

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阜一云神黃獸名龍翼馬身黃帝乘而得仙趙云

乘黃古之神馬魏嘗以名廐今云內廐馬故言恐是病乘黃也公以瘦馬喻賢才既以之為驂騑又以為乘黃

宜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

蹶如歷塊

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

為伴

一作侶

日暮不

一作未

收

一作衣

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

惠

顏延年猶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分

更試明年春草長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程攜酒俱相就取別

鄙夫行衰謝

鄙賤也目稱故曰鄙夫趙云論語鄙夫問於我

抱病昏妄集常時

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

徐摅角立傑出

薰然耳目開

趙云莊子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頗覺聰明入千載得鮑叔

未契有所及

管仲與鮑叔為友

意鍾中

一作

老栢青義動脩蛇蟄

易龍地之蟄

若人可數見

謝靈運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新添語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慰我垂白泣

謝靈運感物態星星白髮垂趙云杜欽傳紀陽侯與欽子業書曰誠哀老婦

垂白注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

生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

見第一卷登慈

恩寺塔注內愧突不黔

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揚雄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臣炎切

庶羞

明一云似

以賙給素絲絮長魚碧酒隨玉粒

薛云右按歷城北有

使君林親正始中鄭公慙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大柄通屈莖輪囷如象鼻傳喻之名碧筒酒以蓮莖待名此言碧酒乃酒之色非碧筒也酒譜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於圓邱酣玄碧酒之途窮見交態

阮籍詩途窮能無慟鄭當時一貧一富迥知交態

世梗悲路歧

潘正叔詩世故尚未夷峭函方險澁

東風吹春水決莽后土濕

謝玄暉春光復決莽

月令東風解凍魚上冰宋玉九辯皇天淫淫而秋霖兮后土何時乎得乾決渚渚也

念君惜羽

翻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鵲聞呼向禽急

趙云昔人言鷹日飢則附

人飽則飛去今云惜羽翻則飽而不復飛往也末句則又戒之以莫聞人之所呼而急於向禽又以終其惜羽

義翻之

晦日尋崔戢李封

趙云此篇初段蓋叙事耳下段因物感懷而終付之於酒

以自遣也當春有事乎田疇之際而甲兵不休憂國念君不能無慨乎中矣

朝光入甕牖

梁王臺卿詩朝光正晃朗過春論甕牖純樞之子孟康日以瓦甕為窓趙云禮記

孔子曰儒有蓬戶甕牖

尸一作方

寢驚嬖褻

論語鄉黨曰偃卧四體布展手足

似死

起行視天宇

陶淵時昭  
昭天宇濶

春氣漸和柔興來

一云  
得興不

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

一作

步覺自由杖藜

後恣意

趙云莊子載原  
憲杖藜應門

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

真罕儔

薛夢符云世說晉簡文幸華林園謂左右曰會  
心處不在遠儵然林水便有濠梁之趣杜補

遺蓋言與崔李定交相會以心不以迹也古樂府後周  
徐謙短歌云意氣青雲裏與朗烟霞外不重一囊錢唯

重心襟會此乃會心之處每過得酒傾

一作

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

懽

語里仁為美  
思主賦云匪仁里其焉宅

魏文帝燕歌行何為淹留  
趙云楚詞云其何可以淹留張平子

寄他方

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

一作

竹頗修修引客

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

詩賓之初筵

已畏空樽愁

孔融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

一作至

草芽

既青出蜂聲亦煖遊思見農器陳

農器耒耜之類

何當甲兵休

上古葛天氏不貽黃屋憂

屋一作綺上林賦聽葛天氏之歌范蔚宗黃屋非亮心師

古曰黃屋車上之蓋也皆天子之儀

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

顏延年詠阮步兵詩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沈醉似醒然富辭類託諷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

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求婚於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鏗會數以時事問之因其可否而致之罪

以酣醉獲免

趙云葛天氏一作氏不貽黃屋憂一作綺言自古葛天氏則當繼之以不貽黃綺憂言不貽



黃屋憂則當引之以自古葛天氏之民相忘其君而弗念所以阮籍筆自藏於  
言葛天氏之民相忘其君而弗念所以阮籍筆自藏於  
酒亦特為身謀而忘其君耳言此者公方以威鳳高其  
憂國念君之心而無可奈何則亦姑遣之耳

翔一云自高翔時天下大亂賢者退處若威鳳然高其  
翔而不下全身遠害也宣帝紀威鳳為寶服度曰威

鳳謂鳥名也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與尚書鳳來  
儀采玉九辨鳳愈翔翔而高舉楚詞云獨不見夫鸞鳳

之高長鯨吞九舟謂盜賊橫如長鯨之吞舟九地軸

為之翻海賦又似地軸拔而爭迴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

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趙云賢者遠引巨盜

振如此雖有憂國念君之心其將執抃哉故雖痛哭流  
涕猶為無補則亦一付之於酒以自遣可也當危亂之

世一沉一浮實所未知  
非付之於酒豈能慰乎

雨過蘇端端置酒

雞鳴風雨交

鄭國風風雨淒淒雞鳴喈喈云言天欲明而有風雨交會也

趙久旱雨

亦好杖藜

見前篇注

入春泥無食起我早

趙云莊子吾無糧我無食

諸家

憶所歷一斛

一作飽

跡便掃

言交態之薄也

蘇侯得數過懽喜每

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

抱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賓絕談讙喧鬧慰衰老

况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弄不擬道

趙云

天雨霑澤必成豐年可保糧粒矣阮籍詠懷云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今於糧粒或自保之下言妻子隔軍壘亦使此矣撥棄不擬道亦自淵明撥置且莫念之變也魏文帝雜詩云棄置勿復陳曹子建詩去去莫復道

喜晴

一云喜雨

皇天久不雨

春秋書不雨

既雨晴亦佳出郭眺四郊蕭蕭春

增華青熒陵陂麥

西都賦琳野青熒校獵賦畦曜青熒莊子外物篇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窈窕桃李

一作杏

花

曹子建客華若桃李詩窈窕淑女幽閒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何彼穠矣

華如桃李阮籍天天桃李花

春夏各有實我飢宜無涯

趙云言飢宜浩蕩無涯際

乎蓋有不干戈雖橫放慘澹閭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飢之時矣

今未賒丈夫則帶中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

與蕭千載商山芝

前漢王貢兩龔傳漢興國公綺里李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

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

杜補遺皇甫

謚高士傳四皓歌曰莫莫高高深谷遙遙山有紫芝可

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

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之商洛隱地肺山秦

滅漢高帝傲之不至深

往者東門瓜

蕭何傳邵平者乃故秦東陵侯秦破

入終南山不能屈也

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

其人骨

從邵平始也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

已朽朽一作滅史記曰老子曰子此道誰疵瑕

左傳不汝疵瑕

英賢遇輶軻

古詩坎軻長苦辛楚詞

遠引蟠泥沙

賈誼

輶軻不遇坎與輶同

漂漂而高逝固自引而  
遠去揚子龍蟠於泥

顧愁昧所適迴首白日斜

賈誼庚子

日漢陰有鹿門

後漢逸人傳漢陰老父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老父獨耕

不輟又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後携其妻子登鹿門因採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蘓嶺

山滄海有靈查

因話錄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雅張茂先博物志

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遠時齊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日客星犯斗牛即此人也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虛憑河之說今成都嚴真觀有一石呼為支機石云當時君平留之寶歷中余下第還家於京師途中逢官差遞夫舁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用張君槎者相襲訛謬矣猥出雜詩亦不足據也趙云

既云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又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語迹似重疊而意不同前兩句以為叱擬之事後兩句實欲效之也蓋方甲兵危亂之世英賢當遠引以避如商山之四皓則以採芝為事如東門之卽平則以種瓜為事是皆避秦之亂其道為不可貶也顧慙昧所適回首白日斜則公於此欲遠引以昧所適為慙將畏其遲暮矣然所適有二栖漢陰之鹿門可以居山而隱滄海之靈查可以浮海而去不特咄嗟憤憤而已焉能學衆口咄咄空一作咨嗟世說殷浩被廢在長安終日常書空作字揚州吏人

尋議之竊視唯作咄咄恠事范雲  
至殿門不得入但云咄咄而已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

有神見首篇下筆如有神注孟子曰交隣國有道乎端復得之

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傑

趙云謝靈運擬王粲詩曰愛客不吾疲

開筵上

日

一作月

思芳草

趙云書曰正月上日孔安國注曰上日朔日也故玉燭寶典以正月一日為上

日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挿繁花向青旻千里猶殘舊水

雪百壺且試開懷抱

趙云詩清酒百壺莊子云肌膚若冰雪選有歡娛竭懷抱

垂老

惡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擣

小弁我心憂傷愁馬如擣心疾也趙云謝靈

運擬王粲詩云

少年努力縱談笑

樂府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趙云吳越

急觴盪幽點

春秋越人之歌

看我形容已枯槁

漁父篇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近來

薛華善醉歌辭自作風格老

趙云世說李元禮風格秀整

近來海

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

梁書何遜八歲

能賦詩一文一詠范雲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選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篇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又劉孝綽七歲能屬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通好事咸誦諷傳寫流聞絕域又沈約傳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才兼鮑昭愁絕倒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過也

鮑昭字明遠杜補遺宋景公筆錄曰今人多誤鮑昭為鮑昭李商隱詩有肥遯鮑昭葵之句昔金陵人後地中石刻作鮑昭蓋武右名昭唐人請照為昭爾爾衛玠談道平子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

事終傷不自保

少司命云樂莫樂兮新相知趙云梁柳惲江南曲云不道新知樂空言行路

難又沈約秋夜詩云新知樂如是久要詎相聞也阮籍詠懷詩云一身不自保何況戀要子嘗論此篇含蓄意



思尤在兩句蓋自座中薛華善醉歌至才燕鮑昭愁絕  
倒言文章有神也此兩句言交有道也世人不知惟舊之可  
求而樂乎新知然臨利害處患難則  
我亦不能自保其可託笑此為可傷也 氣酣日落西風

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

左傳有酒如澠

亦知窮

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

飲令心哀

趙云廣卿因窮愁而著書阮籍詠懷詩云篇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 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背世莫識煎膠續絃竒自見

薛云古按東方朔十洲記仙家養鳳

咏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續絃膠一名連金泥此物能連屬弓弩斷絃及斷折之金以膠連使力折擊他處乃斷

續處不復斷也趙云公美王生之有用於世當然而公自以老故已矣而無羨也杜牧之杜詩韓華悲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註膠此以言杜詩韓文不可斷也尚省王生抱

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

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

論語在陳絕糧孟子無凍餒之老者

多病沉年苦

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偏瘡癘三秋孰

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

如綫

趙云此叙問答之本意蓋王既素知我之甘貧賤則深見我之無食雖如在陳絕糧為不足恥不

恥於無食則在貧賤而容貌不枯矣棄以多病淹久之故而經年不健則王生疑怪而問其顏色惡矣高手脾

足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

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靜如

練兼求富豪

富豪一本作畜豕

且割鮮

西都賦割鮮野食

蜜沽斗酒諧

終宴

趙云前漢地理志云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西有金城武威蓋今蘭州也秦有馳金城自能

為酥其名土酥為不足怪今南中傳杜陵句解者李歆之所為也以土酥為來服但不引所出且曰老杜方旅

貧中宜有真酥而食其所食者來服耳故以對前句冬菹其說非是嘗聞小說載胡人入吾地者見蒿菹云此

狼芽菜也安可食後却見來服乃曰惟其食狼芽菜元有地酥而解如此則來服名地蘇耳而歌謠為土酥乎

然歆不詳味上引乃王倚為致美肴饌也身在秦州而長安之冬菹金城之土酥且求畜豕割鮮焉非肴饌之

美而何

故人情味晚無似令我手脚輕欲凝

辭變切

老馬為

駒揔不虛

詩角弓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注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人反悔慢之遇

之如幼推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也

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

飽喫飯只顧無事長相見

趙云列子載智叟所云有殘年餘力之語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趙云此詩篇中使字云不合云怪底

云得非云無乃云似聞云乃是皆以形容其所畫景物之逼真也云玄圃云瀟湘云天姥乃取仙山及人間奇境稱比之也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却赤縣圖

東興遣畫滄州趣

史記孟子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謝玄暉既懷懷祿情復協滄州趣

云史記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言北幽遠之地明顯靈異也後世京邑屬縣有亦有畿其浩穰者為赤奉先乃今之蒲城縣也縣東有蒲城西魏亦以為名劉少府善畫為奉先之景物猶未曠遠故杜云聞其掃赤縣圖乘興遣劉公更作滄州之幽趣矣何以知其初為奉先景物圖以公橋陵詩云居然赤縣立此篇下文有云乃是蒲城鬼神八則所謂赤縣正指奉先明矣

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

心神知君重毫素

趙云蓋公之意言既遇劉公遣畫滄州趣矣劉公對此圖而心神融釋

無他劉公之心亦自重其毫素而樂為之也融乃列子骨肉都融之義左太冲招隱詩前有寒泉井聊可融心神文賦云為毫素之所擬注毫筆也書融曰素而吾君詠有曰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

豈但祁岳

與鄭虔

和岳鄭虔當時善畫者

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縣圃裂

騷離

朝發輟于蒼梧夕來至于縣圃在崑崙山所以有仙人居焉山海經曰閼風之山上倍之是謂縣圃

無乃

瀟湘鬪

王微名詩臨瀟湘空

悄然生我瀟湘下耳邊已似聞清

猿

天姥山名也謝靈運登海嶠詩哀猿啼南蠻又暎投刺中宿明登天姥岑

杜補遺吳越郡國志天姥山

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字高不可識春月則聞簫鼓吹之聲也

趙云和岳鄭虔楊契丹三人皆士人之善

畫山水者契音結姥音莫五切皆言所畫山水者此趣也葛仙公傳云崑崙崙崙一日縣圃一日積石瑤房一日閼

風臺一日華蓋天柱皆仙人所居也

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

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

趙云可謂佳句之雄拔者本朝錢希

白洞微志云無雲而雨謂之天泣

野亭春還雜花遠

正希範書雜花生樹

漢翁暝

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濶歌岸側島秋毫末

孟子云明足以

衆秋毫之末

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

帝之二女啼以涕揮

竹

畫斑薛云楚詞遠游使湘靈鼓瑟兮今海若舞馮夷

趙云以狀所畫之竹言湘妃遠矣不顯見其鼓瑟時

但餘斑竹在耳張華博物志薛之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竹

劉侯天機精

莊子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

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

童子

趙云稱街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

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杜補遺南史何胤字子季隱居不仕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

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樓適遠胤又隱焉世號點為小山胤為大山亦曰步山兄弟又云大隱小隱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

醉歌

疾風吹塵暗河縣

楊給事諫鞅我河縣倖我洛畿趙云長門賦天深而疾風鮑照出自薊

北門行有曰疾風衝塞起沙磧自飄揚湖城濱河故為河縣

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

城南一開眼駐馬偶失雲卿面

趙云管子道塗揚塵十步不相見識面字與李



豈求識面出處同侯漢應奉傳注造車匠於門內出牛  
面視來使奉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北齊張耀守門云

顧火至識况非劉顥為地主嬭迴鞭轡成高宴趙云趙女趙王

以會稽三百里為范蠡地曰皇天后土四鄰地主正之  
言地之鬼神也左傳地主致飢言人為地之主也吳書

孫吳傳為江夏太守有施主之稱劉侯歎我携客來置守張燈促華饌且

將歎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趙云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戰

酣日暮投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照室紅爐促曙光熒腮素月垂文

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時盜賊充斥而肅宗理兵議收復也

連趙云上句言其事下句言其時句法使謝惠連與柳惲相答云日映昆明水春生鵝鵲樓宣知驅

車復同軌

書同文車同軌

可惜刻漏隨更箭

陸佐公新漏刻銘云銅史司刻金侯

抱簡趙云言玉雲卿同在湖城時借用車同軌字

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

淚如綫

趙云古詩云雞鳴高樹顛曹子建詩庭樹微銷落淚如綫言不絕也蓋欲斷復續之貌張正見

遠期詩空聞淚如霰江文通雜體詩握手淚如霰

閨卿姜七少府設繪戲贈長歌

閨音文

姜侯設繪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

趙云韓詩外傳云昨日何生今日

何成漢高皇后八年太尉入未央宮擊呂產走天風大起河凍來魚不易得

一作黃河美漁

鑿冰恐侵河伯宮饕人受魚鰕人手

周禮天官內饕餮和也熟食曰饕餮

烹煎和之稱潘安仁西征賦饔人饘切饔刀若飛趙  
云在傳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驚海上有鯨人注  
則成珠居於水中今公言河凍而漁人未可以漁則饔  
人之所受者乃鯨人授之所以深言魚之難得而珍重  
也

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

一作

雪有骨已剝

背春蔥

七啟云紫如疊較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必不特  
切又鱸西海之飛鱗七命云范公之鱗出自九

漢類尾丹腮紫翼青鬚命支離飛  
霜鈎紅肌綺散素膚雪落臂平聲  
偏勸腹腹愧年少軟

炊香餅

一作

綠老翁

薛云按禮記冬右腴鄭氏曰腴腹  
下也前漢書九州膏腴顏師古曰

腹之下肥曰腴  
杜補遺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冬右  
腴長右鰭注腴腹下也廣韻曰腴腹下肥維摩經曰離

摩詰從香積如來所取滿鉢香飯普薰毗耶城梁劉少  
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啟曰齊桓栢寢之器周穆軒宮

之寶乳糜香飯素捺糗漿  
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

落碁何曾白紙濕放筋未覺

金盤空新懽便飽姜侯德

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清觴異味情屢

極東歸貪路

一作貪路

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

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

今相憶

趙云陳同弘讓答王褒書有云南風雅操清腸妙曲左傳云必嘗異味好心事如言好心腸

也

戲贈聞鄉秦少翁短歌

鮑云唐志聞卿屬陝郡

去年行宮當太白

鮑云謂肅宗駐鳳翔也唐志鳳翔郡縣有太白山

朝迴君是

同舍客

直不疑為同舍郎疑盜金

同心

易曰同心之言

不減骨肉親每語見

許文章伯

唐文三變王揚為之伯身篇有云文辭之伯而魏陳琳與吳張宏書

趙云王充論衡起

云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

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

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稽康書知吾潦倒羸蹠不切事情趙云

北史崔贍傳云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而贍終不改焉故公詩於潦倒謂之能也

###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丈人駸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

金牛地名

迴鞭却走見

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

漢水漢江水也在楚地方城靈州靈武郡唐理回訖縣秦始皇

屬北地郡趙云肅宗即位靈武放

迴輓見天子則自漢永而來靈州自矜胡騶奇絕代

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

趙云急難材如

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穿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曹操客盡之逼也

轉益愁向駕駘輩

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

黃伯仁龍馬頌曰耳如削箭目象明

星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

清

趙云已收後東京笑

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髻

一作麟髻

未易

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趙云皆馬之奇相如劉琨馬賦曰吾有駿馬名曰麒麟龍頭鳥目

麟腹虎胸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駸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

徐敬業汗馬隄銀鞍趙云漢桓典為御史號嚴明人畏

憚之每來駸馬當時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駸馬御史今送長孫侍御故得以駸馬為言銀鞍字多矣如平延

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矯矯翠蓋空痴踟江文通別賦龍馬銀鞍朱軒繡軸繡衣黃白郎侍

御史有繡衣直指斧捕盜趙云王莽字翁孺武帝時為繡衣侍御史逐捕犀盜騎向交河道

漢侯應上書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統城下故號交河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問君適

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須到早去秋羣胡

反不得無電掃

風激電掃

此行救遺甿風俗方再造

唐書王玄丹造

族父領元戎

元戎師也

名聲國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

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

趙云犀胡反指吐蕃也公前詩多以胡言安慶緒

史思明今此接於涼州之下則非言安史也後漢閻忠說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范曄於吳漢贊云電掃犀尊罄琰詩云飢當食今不能食若人才思濶若人英長孫侍御也見上送程錄事還鄉注溟

漲浸絕島罇前失詩流塞上得

一作多

國寶

趙云莊園賦者古詩

之流史云有臣如此國之寶也

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

九韞皇天平分四時今竊

獨悲此凍秋悲秋若在遠行登山臨水今送將歸趙云言上天亦悲人之遠去所以雲雨愁悲浩浩然白也

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

趙云東郊指古史思明蓋東京雖復而洛陽之東猶用



兵也楚辭漁父篇  
屈原顏色括摘

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列子湯問  
篇折天柱

又云帝怒汎於西極  
霸等州其勢方熾也

趙云西極傾指言吐蕃侵廓岷  
梁周帝阿育王像碑曰璣璣玉衡

穹昊所  
以祀物

###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

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  
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乾

明遠寧歲猶亡秦國語姜氏告于公子曰自子之行晉  
無寧歲趙云揚雄河東賦曰獲天狼之畏弧其後張

平子思主戰又云寧威弧之拔刺蓋因矢有  
孤星而用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威字貼之川谷血橫

流揚子川谷  
流人之血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傾

兵岐梁下

肅宗理兵風翔

却跨沙漠裔

趙云此一段言安氏父子為亂而乘輿播遷肅

宗駐蹕鳳翔也自鳳翔而往西則沙漠莫敢言跨其裔

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

杜補遺爾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于濮汾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注此四方遠極之國名列子

斷麓之足以立四極

一作瑟

漢水清緬通淮湖統使者紛星散

王綢尚旒纓

古詩星使日夜馳詩為下國綴旒公羊傳名若贅旒然

趙云此二段言二京雖陷

而邊鄙不可不安故遣使為多也漢中今之興元府漢水在焉與淮湖通征稅之物焚之往漢中正以四極不

可不制故遣使為多星散所以言其不止一處庾信寒園即日詩云寒園星散居乃其義也非是李邵二使星

入蜀 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

揚雄或立談間而封侯趙云南伯指言漢中

主將也從事指言樊為判官也言南伯與從事生知七  
俱賢相投在立談間耳詩北山我從事獨賢

曜歷

月令命太史司天歷候日月星辰七曜為經二十  
八宿為紀杜補遺云漢志注日月五星謂之七

曜北史劉焯以博學洽聞如九章算術  
周解七曜書莫不復其本根窮其秘要手畫三軍勢

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  
來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杜補遺云前

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隨度遼將軍范明反擊  
馬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關戰方畧山川形勢千秋

口對兵事盡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  
紀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水雪

淨聰明雷霆走精銳

趙云聰明如冰雪之淨精銳如  
雷霆之走所以美之也戰國策李

良謂魏王曰恃兵之精銳而欲攻  
邯鄲射雉賦云欣吾志之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

此一作例至尊方盱食

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失其盱食乎盱晏也

仗爾布嘉

惠

賈誼弔屈原賦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

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

老為柱

下史趙云以義推之樊判官其初必先為補闕而名之既為補闕又為侍御而自侍御往漢中也晨征憩者

以晨征行而固執別則暫憩息也

正當艱難時

天步艱難

實藉長久

一作

計

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

趙云此言別時之景也庾信和趙王塗中詩云迴風即

送師周王褒送葬詩平原着獨樹亭望列村楚詞青春受謝白日照其後張李鷹雜詩白日照園林

慟

哭蒼煙根山門萬重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

悲生離局促老一世

九章悲莫悲今生別離古詩云局促轉下駒薛云前漢書灌夫傳

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屬趙云上林賦寧落陸離注猶遶落也

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

一作別

帝恨無匡復姿

一作資

聊欲

從此逝

左傳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漢高祖曰吾亦從此逝矣趙云兩

司言民復而中興其兩句又自言無能而當引去也陶唐歌遺民普言生民尚皆是陶唐之遺者以明其非作亂之人後漢更列帝則以漢光武中興而後復有十二帝以比肅宗中興也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一云河西鮑云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

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故詩云令弟華中來蒼然請論事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

南風作秋聲言當生育而有肅殺趙云南風夏日之風

也而作秋聲故肅殺之氣倚薄炎熾也

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

趙云月令又

云立秋之日鷹隼擊今節候當盛夏而鷹隼擊則有所將取不得不急避之時危亂則須異人政異人自然未至也異人正指其弟亞矣後漢王朗還許下人稱其才進或曰不過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得王充論衡之益

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

趙云古詩濟濟令弟而謝靈運酬從弟惠連曰末路值

令弟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

言君意為之回動也解

兵

法五十家爾腹為陸蜀

兵法見前漢藝文志邊詔腹便使五經蜀趙云前漢藝文志

有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摠曰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

也 卷 應對如轉圜

漢祖從諫若轉圜杜補道開元遺事張九齡每與賓客議論滔滔不竭如下

坂走丸時人服其俊辨 疎通畧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易

君子以經論陸賈造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一作下淚九

新語老子天下神器 趙云 崆峒地無軸清海天軒輕崆峒見

為賊所焚也 安慶緒盡焚九廟也 杜補遺詩戎車既安如

奉先錄詩注言天地未安也 杜補遺詩戎車既安如

輕如軒馬後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

軒輕輕重也軒輕則或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漢制

輕或重低昂而不安矣 杜補遺詩戎車既安如

則舉烽燧相如論蜀文曰烽舉燧燭杜補遺唐六典曰

唐鎮戍烽燧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者築城以

置之其放煙有一炬至三炬者每日初夜舉一炬謂之

平安火餘則隨其多少而為差光武修烽燧注前書音

義曰邊方備警急作土臺臺上作檣棹頭上有瓠零以薪

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

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  
峰廣雅言兜零籠也趙云李布傳瘡痍未瘳  
帝曰

大布衣

布衣韋帶之士新添在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籍卿佐元帥

謂杜鴻漸

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

書曰西被於流沙疏流沙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

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太遠矣志言非也趙云流沙亦西邊地名書曰西被於流沙則在

西之遠處皆因吐蕃之亂而言之

歸當再前席

文帝前席賈生注漸低近聽說

適遠非

歷試

舜歷試諸難

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峰石戴驛快

馬金纏轡黃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

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

高祖撥亂世而反之正趙云此一段又



期以安邊敵何有正言吐蕃何足平哉當  
念天子反正車駕歸長安方為計遂也  
吾聞駕鼓車

不合用騏驎

杜補遺後漢衛文傳曰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萬

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建武乃光武年號

龍吟迴其頭夾輔侍所致

左傳

夾輔周室趙云公意言以亞為安西判官特使騏驎駕鼓車耳故馬迴頭所望在夾輔天子也龍吟指言騏驎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安祿山亂甫與韋

留同陷賊後皆適歸行在所鮑云注以為韋宙乃丹之子仕宣宗時非此所送人也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

子天

行幸所在曰行在詩王事靡盬

偏側

偏側見上注

兵馬間主憂急良儔

史范雅主

憂臣辱主

子雖軀幹小老

一作志

氣橫九州

趙云趙書曰劉州討陳

安於壘城安死人謂曰壘城連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挺身艱難際張

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

為咽喉

西都賦乘輿與鳳翔府扶風郡隋置鳳栖尋改為麟遊郡同谷郡今成州晉仇池郡漢下辨縣

舊名武街城趙云魏都賦正位居體者以中憂為喉舌

西扼弱水道

禹貢弱水既西集注

十州記云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遠之鴈毛不浮不可越也

南鎮枹罕

一作羌

唐安鄉郡河洲理枹罕縣枹罕故羌侯邑枹音孚本枹鼓字也

此邦承平日剽劫吏

所羞

前漢地理志推剽掘冢師古曰推殺人而剽劫之剽急也

况乃胡未滅控帶莽

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

詩懷柔百神

令姪才俊茂二

美又何求受辭太白脚

太白山名記曰大白山

杜補遺辛氏三秦在武功縣而去長

要五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周地圖記曰太白山甚高上常積雪無草木半山有雲如瀑

布則澍雨人常候驗如離畢焉故語曰南山瀑布不朝則暮隸異記曰金星之精望於終南山主峯之西田號為

太白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之玄宗立玄元廟於太寧里臨淄舊邨取其石琢為像焉走

馬仇池頭

成州上祿縣有仇池也

晉永嘉末為氐文茂所據杜補遺三秦記曰仇池山上廣百

頃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縣絕百仞一夫守道萬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上有崗阜泉源史

記謂秦得百二之固也南史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為秦王本朝同州河池乃故地後漢西南夷傳曰馬

仇池山河地一名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山本名仇維州上有池故曰仇池在滄洛二谷之間常爲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如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圍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却敵之狀分置調均殊起數丈有踰人功凡二十七道可攀援而上東西二門盤道自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鄴元水經注曰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天圖謂之仇夷所謂積差我歲岑隱何者也

古色

一作邑

沙土裂

前書青義曰沙土曰漠即今磧也趙云西邊近沙漠之地故沙土裂

積陰雪雲稠

一作積雪陰雲稠

羌父豪猪靴羌兒青兕裘

趙云上

林賦有柁橐猪宋王招兔曰石王親發兮憚青兕說文曰兕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爲釐吹角向月

窟

顏延年歌月兔來賓義窟也月窟西極長楊賦西壓月窟杜補遺月錄曰虫尤率因兩與黃帝戰於涿

鹿帝乃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至魏武北征烏丸度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中鳴而聲更悲矣胡角者本

以應胡茄之聲後漸用之

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

趙云吳平爲句章州門前忽

生一株青桐樹上有歌謠之聲惡而斫之平隨軍北虜首尾三年死樹歟自還立於故根上樹巔空中歌曰死

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故公詩又曰君龍怒拔老湫和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也

志湫淵初朝那湫水在涇州界與兩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居也天下山川隈曲有之湫音子

由切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

趙云孫興功游天台山賦序云踐入無人之境

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邱中原正格關

格相抱而殺之曰趙云格關

字祖出前漢而陳琳飲馬長城塞行云男兒寧當格關死何能憐鬱長城道禮記傷哉食也後會何緣

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興浮且復應良友握手步道周

謝主暉桑榆陰道周趙云詩有杖之杜生於道周釋文周曲也論兵遠聲淨亦可縱

冥搜

天台賦序

題詩得秀句札翰特相投

趙云陸瑜仙人覽六著篇云避敵

情思巧論  
兵勢重新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鮑云李母也國史補言舟好事與妹書曰釋迦生中

國設教如周孔生西方設教孔周加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

人入則其人可知

公故徑稱道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

鍾代二山出鷹趙云以物之奇俊者譬李母也晉張冀

鷹賦曰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隋魏言深鷹賦  
曰惟茲禽之化育寶鍾山之所生而今公言代北未見  
所出 渥洼驪兒尤異是龍脊

趙云前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出渥洼水

中東方朔曰驪驪耳天下之良馬也爾雅曰騊馬黃脊驪音乾

李舟名父子

趙云名父之

子也前漢蕭育傳王鳳以育名父之子除為功曹王導為述名父之子不可無祿 清俊流輩伯

趙云流輩之伯也伯者長之義哥有八伯以比八達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官法冠一名柱後以鐵為柱言其密 人間好妙年不必湏白哲

左傳東門之哲實與

我役 趙云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冉豎曰有君子白哲

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

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

一作

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

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

趙云淵明云雖有五男兒俱不好紙筆二男兒亦

做此乾元元二一作

年春萬姓始安定

乾元肅宗時斗號始收復京師民始

安舟也衣綠衣

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着五色綠衣常因取漿水上

堂跌仆因卧地為小兒啼或弄鳥鳥於親側

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程歛衽

就行役

詩父曰嗟予子行役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

趙云戰國策齊王孫賈

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陶淵明勸農四言云取不歛衽

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

碧

白華孝子之潔白楚山碧則舟必以王事南往于漢上矣

趙云吟白華而見

謁謁咸陽都

冠蓋日雲積

謁謁言其氣象也咸陽古雍郡也冠蓋士大夫也雲積言多也西都賦云冠蓋如雲



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

文帝紀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

人子不為列侯亦不得稱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在汝

堂又云席長筵列孫子陶淵明恍親戚之情話

翁草明光

漢武帝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圖在城中元后傳云成都侯商避暑借明

光宮九掌制詰文子謂之視草也

趙云後漢尚書郎

舍香握蘭直宿於建禮門太官供膳奏事明光殿下筆

為詔詰出語為詰令其在唐則中書舍人也凡掌制詰

必有草故謂之起草春明退朝錄載几公文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

檢又可以見中書舍人所行曰草也武后臨朝天授元年壽春王成器兄弟

五人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僚

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勣立召書

吏五人執筆口草五王冊一時供畢則起草者中書舍

人之

天子立前席

見前詩注

歸期豈爛漫別意終感激

趙云

爛

漫言必不至於過期也而別意終感激乃人情離別之  
常也莊子道德不同而性命殢殢子子趙岐章指曰千  
載聞之猶有感激顧我蓬屋安謬通金閨籍曾子建顧念蓬屋  
士貧賤誠足憐謝

主暉出尚書省小朱習性懶晚節一作感慵轉劇松叔夜  
絕交書

少加孤露性慢跡每愁悔客作如覺天地窄美眉齒髮  
慵又嬾與慢相成

新行已能夕惕語行已有恥易  
乾卦夕惕若厲臨歧意頗切對酒不能

喫趙云李陵詩  
對酒不能酬迴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鴈春忍飢

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老鴈甫自喻也  
時燕喻李校書

賦趙云漢時諶大麥青小麥枯  
白馬長雲濕襜褕西  
都

賦石界褒斜隴首之險見第一卷子午谷注杜補遺  
後漢順帝紀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褒斜漢中谷名南谷

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鄭子真所耕在漢水饒巨  
此谷口斜音余通切俗讀作橫斜之斜非也

石趙云言漢上景物之愁寂以勸其歸無令軒車遲褒  
也江文通雜體詩云海濱觀奇石

疾悲宿昔古詩思君令人老

洗兵馬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趙云山東者今之河北也蓋謂之山  
東山西以太行山分之也今所謂山

東乃昔言齊地則以泰山言之矣安祿山反先陷河北  
諸郡至二京已後慶緒亦于河北之後史思明降嚴莊

降熊元皓降而河北諸郡漸復矣故曰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趙作  
報清晝同趙

夕者日之晚也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畫者日之中也莊子曰正晝為盜日中穴壞夕晚之報與日晝同言其好消息之真也舊本誤作日報清晝同所以起學者之疑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

命在破竹中

衛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

復著手處也

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

趙云鄴城相州也乃

賊所窟穴四月以相州為安成府可見矣至九月方能圓相州十一月方能敗之故公於作是詩時云殘者言餘也只殘字是唐人語出朔方指言郭子儀也子儀素為朔方節度使後又如河西隴右時事任子儀故云獨

任京師皆騎汗血馬迴紇餽肉蒲萄宮

汗血事見一卷高都護驄馬行

注張耳傳如以肉餵虎何益三輔黃圖曰漢有蒲萄宮趙云蒲萄宮考之長安志載有東西蒲萄園景龍文館

記云中宗召近臣騎馬入櫻桃園馬上口摘櫻桃遂宴  
東蒲萄園奏以宮樂則所謂蒲萄宮者雖不指其東西  
而謂此園耳舊注作漢有蒲萄宮考之漢宮室名別無  
此名也視同統為虎以言其強保為患也舊唐史載初  
收西京回統欲入城劫掠廣平王固止之及收東京回  
統遂入府庫取財帛於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財物  
不可勝計廣平王又賚之以錦罽寶貝葉護人嘉則回  
統之為虎可知蒲萄宮漢匈奴傳元壽之年單于來

朝舍之上林苑蒲萄  
宮趙豈未之見耶  
己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

同禹貢海岱惟青州王元長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  
進而問道趙云青徐諸郡皆復天下無事則可以

問道此所以三年笛裏關山月  
趙云祿山以天寶十四  
載反歲在乙未安慶緒

以至德二載弑其父歲在丁酉是歲復二京則為三年  
關山月古樂府曲名梁元帝府詩周王褒燕歌行云無復

漢地關山月唯

有漢北薊城雲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文

小心翼翼時成王為元帥鮑

云乾元元年徙封叔為成王郭相謀深古來少儀也司

徒清鑒懸明鏡

李光弼趙云本傳至德二載光弼如檢校司徒新書光弼自司徒遷司空猶

稱司徒則尚書氣與秋天杳

王僕固懷恩趙云尚書指言新史誤矣

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以為房琯非是

按至德元載十月琯用車戰以敗二載琯罷相貶邠州

刺史舊注云作懷恩亦非是據本傳復兩京懷恩雖有

功止詔加鴻臚卿其後乾元二年方入為工部尚書今

公詩是收復兩京

後豈却是懷恩耶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

張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萼羹鱸魚遂命駕東歸吳蓋託意避亂今不必

如此南飛竟有安巢鳥

古詩越鳥巢南枝曹子建詩願隨越鳥翻南翔趙云曹孟德

詩烏鵲南飛大率兵亂則非時人不安鳥亦不安時平則鳥獸亦安矣

青春復隨冠冕入

紫禁正耐烟花繞

謝希逸收華紫禁趙云乾元元年正月授皇帝以傳國璽此時衣冠并

入而定矣故云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紫宮之禁也蓋以紫微帝座得名

鶴駕通霄鳳輦備

雞鳴問寢龍樓曉

薛夢符云按漢宮闕疏白鶴宮太子之所居凡人不得輒入隨太子左右

監率門唐龍朔中改為左右崇掖衛垂拱中改為鶴禁街杜補遺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復於此山上吾桓梁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  
稚氏山頭果來白鶴駐山顙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  
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曰鶴禁又

文選王融字元長山水詩序曰儲后唐哲在躬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闥而齒曹注龍樓漢太子門名也文王為太子難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曰式掌諸命允膺嘉選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趙云按漢書成帝為太子上著急名太子出龍門樓不敢絕馳道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鵲飛廉之為名也此龍樓本出若王元長所用則出於此耳蓋王元長文合禮記與漢書兩事為句而杜公則又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

下盡化為侯王

楊子攀龍鱗附鳳翼時攀附而立功者皆有恩趙云班固韓彭等叔傳曰雲起龍驤化為侯

王崔厚送符載歸蜀序亦云不習姐豆化為侯王汝等指化侯王之人也唐舊史載肅宗至德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時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



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  
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  
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  
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亦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  
焉今所謂盡化為汝等豈知蒙帝力莊子曰帝力於我何有哉時來  
侯王蓋言此輩也

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

蕭何餉饋不絕糧道趙云謂郭子儀也

幕

下復有張子房

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謝宣遠張子房詩婉婉幕中畫

張公

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

杜補遺仇池翁云久困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

山勝元發以扁舟破巨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  
與底張鎬相公杜子美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

鬚眉蒼謂張鎬也唐舊史云蕭昕與鎬友善表薦之曰  
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之叟爾明皇擢

錫局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徵起適過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長十二

八將論或能感會風雲趙云陸士衡樂府云藹藹風雲會語顛而不扶青袍白馬更有

趙云公自謂也庾信哀江南賦曰青袍如草白馬如棘於鴈門公碑銘言其祖父之功曰白馬如棘玄旗如墨

亦以形容其旗馬侯景之亂先有童謠云青綠白馬青陽來而景以朝廷所給青布皆用為袍采色尚青景乘

白馬青綠為轡故以應讖今公詩取字用耳非言安史及吐蕃也何有者言在我者何所有哉殊無所利也唯

知喜再後漢今周喜再昌趙云後漢則東京之漢今周昌而已則字文之周庾信於齊王碑

序云昔東京既稱炎漢再受今周歷即是鄴都中興此乃喜再昌之義若以為卜年卜世之周則於今周字無

出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事來送不知何國致白

環

丘希範書白環西獻格天來來顏延年歌旦地稱皇  
聲天作主月堯來賓日際奉土世本曰舜時西王母

獻

白環

復道諸山得銀甕

禮運山出器車注  
器謂若銀甕丹甕

隱士休歌

紫芝曲

集注皇甫謐高士傳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  
四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

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  
甚大富貴之畏人今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八商洛隱

地肺

詞人解撰河清頌

新添鮑照字明遠元嘉中河清  
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

頌趙云公詩言此者是歲既收京而於七月歲州  
合關河黃河三十里清如水蓋收京之祥實事也田

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

布穀鳴鳩也趙云  
楊惲云田家作苦政

對布穀催耕之鳥東坡在黃州作五禽  
言自注曰土人謂布穀為脫却布袴

淇上健兒歸莫

懶城南思婦愁多夢

東山詩五章言室家之望女也婦歎於室趙云淇上衛地也衛詩

云泉原在左淇水在石今衛州與相州相隣則指言團相之兵笑健兒見上袁王孫詩注安得壯士

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馳奔騰前漢李左車歌安得壯士翻

日車武王伐紂大雨洗兵趙云六韜有洗濯甲兵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食還不能

趙云蔡琰詩飢當食今不能食每

愁

一作常恐

夜中

一作來

自足

一作皆是

蠹

趙云蠹者蟄蟲中原有之南中無有韓退之謫

南方及其歸也有詩云照壁喜見蠹則每以得歸為念雖蠹之蟄而見之反喜也今公苦熱固宜以足蠹為愁

況乃秋後轉多蠅

趙云退之詩有曰朝蠅不須驅莫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以盡力格秋

風九月至拂不見蹤跡今公詩却以秋後多蠅為苦則韓言其理杜恠其事

束帶發狂欲大

叫簿書何急來相仍

唐書切於簿書期會趙云論語束帶立於朝陶淵明不肯束帶見

晉南望青松架短絕

一作絕

聲安得赤腳踏層冰

趙云江文通擬謝光

祿郊遊詩風散松架險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焉層冰見上高都護馳馬行注

###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

古詩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將過宋玉燕翩翩而辭歸蟬寂寞而無聲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

百

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

萬物而獨往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無不復顧世也

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歸去來詞既自以心為形役

謂形  
蹟拘

九家集注杜詩卷四